

[美] 托莉·莫娃◎著 王琳妮◎译

女人本身是一个处于过程中的词，正在变成、正在建构，无法确切指出起于何处、终于哪里

身体只是女性的处境，并非她的命运

[我梦想] 一个双性的、无社会性别（并非无生理性别）的国度，在这个国度中，一个人的生理性别与他/她是谁、做什么、与谁恋爱都无关联

何为女性



著名
上海市
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美] 托莉·莫娃◎著 王琳妮◎译



何为女性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为女性 / (美)莫娃著;王琳妮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17-8932-2

I. ①何… II. ①莫…②王… III. ①妇女问题—研究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8247 号

Sex, Gender, and the Body

By Toril Moi

Copyright © Toril Moi 2005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Sex, Gender and the Body: What is a woman?, Studen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5.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1-248 号

何为女性

著 者 [美]托莉·莫娃

译 者 王琳妮

项目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刘丽霞

责任校对 邱红穗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3100

书 号 ISBN 978-7-5617-8932-2/C·205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前言 | Preface

本书的出版是对一些老师的回应,他们告诉我,他们要求学生阅读我的《何为女性?及其他论文》(*What Is a Woman? And Other Essays*) (1999年)一书中的前两篇文章,并在文学、哲学、英语、法语、历史、人类学、政治理论、社会学、女性学及其他跨学科背景中有关生理性别(sex)及/或社会性别(gender)的课程中使用这两篇文章。因原版本对学生而言太贵太大,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小、更便宜的版本,并表示就这两篇文章的长度而言,一本定价合理的简装本和一整套复印本价格相当,但却便携得多。这本学生版由此应运而生。它使得《何为女性?》一书中的前两篇文章得以被充分使用。

通过这两篇文章,我想为女性主义理论找到第三种思路,在传统本质主义和生理主义的斯库拉女妖(Scylla),以及着迷于“话语”和“建构”的唯心主义卡律布狄斯女妖(Charybdis)之间开辟一条新的道路。这两篇文章还是一个更大课题的起点,即反思女性主义,但本文不再使用已经穷途末路的身份和差异概念。就此课题而言,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有关自由的女性主义将是一个显见的基石。这两篇文章还来自于一个愿望,即希望女性主义理论对具体历史有所回应。准确地说,本课题是分析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我的方法是使得它们与历史、社会和女性日常体验的重新联结成为可能。

我在1990年代后期着手这两篇论文。那时我对女性主义理论的状况极其不满,并感到用新方法考虑老问题格外有必要,尤其是有关身体、语言的问题。在我看来,女性主义理论努力地将自己逼至死角,唯一能做的就是抨击“本质主义”,拥护“建构主义”,并笼统地谴责使用女性一词之愚蠢(这些主题都将在第一章中讨论)。在一些致力于个人化(自传、叙述、忏悔)和理论的女性主义者还发展出了我觉得不甚合宜的分支。个人化(the personal)和理论化或哲学化中的这种分支,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中长期以来富有争议的一系列对立一致:第一人称/第三人称,为自己立言/为他人代言,主观/客观,个人/非个人,以及特殊/一般(这些将在第二章讨论)。

这两篇文章试图消解一种观念,即理论家必须使用这些对立。在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女性理论和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奥斯汀(J. L. Austin)以及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的一般语言哲学中,我发现了消解这一观念的思想资源。这两篇文章表明,至少有些困扰当代理论家的对立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拘住我们的图画”(《哲学研究》,第一部分 115 条^①)。

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基于以下观点:语言是一个系统,指称(reference)尤其象征了语言运行的方式。本书则基于另一个观点:大部分情况下,一个词的含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哲学研究》,第一部分 43 条)。要了解一个语词的含义,我们需要考虑谁在什么情况下对谁说了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白我们在实际中所依赖的标准,比如当我们把一个人当作女性时。

支持这两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后结构主义理论倾向于将其关键术语“绝对化”。这意味着,它们倾向于将术语从其重要用法的所有可感知的语境中抽出,不考虑人们实际使用语词的许多不同处境。这一步骤将概念转变成了形而上的实体,不再回应含义的任何具体标准。第一章中我说明了,这正是许多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一词所遭遇的。

这两篇文章还代表了对波伏娃《第二性》(1949)的回归。《第二性》并非阐释女性主义思想某个久远时刻的历史档案,而是对当代的女性主义理论而言很重要的新见解的来源。《第二性》是女性主义思想家的金矿,我肯定还未穷尽这个宝藏。我在文中所探求的波伏娃式的主旨是她对身体的发人深省的理解。第一章中,我阐释了她的观点,身体是一种处境,并说明这比区分生理/社会性别更有优势,还使我们摆脱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本质”、“建构”的普遍僵局。我在第二章中表明,《第二性》还包含了另一种将身体概念化的途径,即作为一种背景。这些概念容易变通,能适应社会和历史变化,还使我们得以把握身体的日常形态,不会给它指派一个(或一套)特定含义,也不迫使我们否认显见的事实——世上有男女两种性别。

不幸的是,《第二性》仍未有合适的英译。为大致了解英译本的难处,我强烈推荐大家阅读玛格丽特·西蒙斯(Margaret Simons)关于翻译的前沿论文,以及我自己近来关于主体的文章,此文还解释了为何《第二性》的新英译不会很快诞生的原因(西蒙斯“波伏娃的沉默:揣测《第二性》中所丢失的”(The Silencing of Simone de Beauvoir: Guess What's Missing from *The Second Sex*),《女性研究国际论坛》(*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6/5,1983年,559—564页;莫娃“我们在等待:《第二性》的英译”(While we Wait:

① 又参考陈嘉映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56页。——译注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econd Sex*),《符号》(*Signs*),27/4,(2002年夏),1005—1035页,另见 Emily R. Grosholz 编《西蒙·德·波伏娃的遗产》(*The Legacy of Simone de Beauvoir*),牛津:Clarendon 出版社,2004年,37—68页)。如果读了上述文章的人知道如何说服蓝登书屋——Knopf 和 Vintage 出版社的所有者——同意出版《第二性》的新版和新英译本,我希望他/她立即行动。

本书第一章题为“何为女性?女性理论中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它来自我看到“女性”一词给女性理论带来麻烦时的震惊感。我们怎么会将自己置于如此处境:女性主义者真觉得她们必须通过给女性加上引号才能避免本质主义或其他理论问题么?此文的目的是将“女性”一词从当代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理论的两分法限制中解救出来,使之重为女性主义者所用。

本章首先概述了英语中产生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的历史,随后批评性地描述后结构主义者对生理/社会性别模式的有力修订,接着描述了另一个不错的选择,即波伏娃的观点,身体是一种处境。最后,这一观点所产生的对女性的理解,可以说将在一些关于女性主义和易性的法律案件中被检测。本章的最后一部分(第五节)对总目标至关重要,因为这一部分展示了,与形而上地思考女性的意义相比,尝试着具体思考这一问题其意义何在。

对于“何为女性”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如果必须回答,我只会说“视情况而定”。我们将一个人称为女性的标准取决于谁在什么情况下对谁说了什么。我认为,这一思考方式远胜于为“女性”一词必须意味着什么制定理论规范——这只是将语词从其主要用法语境中抽离出来的另一种方式。

第二章题为“‘我是一个女性’:个人化与哲学化”,比第一章更深入地探究波伏娃与卡维尔、维特根斯坦以及奥斯汀的相遇,方法是关注理论和哲学中的声音和风格问题。我如何能够不失去自我地进行理论写作?我如何能够不压制他人地为他人代言?女性是否总以女性身份说话?我们还能以什么身份说话?如果在一个理论化的讨论中有人对你说:“你那么想因为你是个女人”,你会作何反应?一个知识女性能否坚持被称为知识分子而非知识女性,但又不背离她的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总之,在毫无冒犯之意的短句“我是一个女性?”以及同样毫无恶意的“你是一个女性”中,是什么让它们看似有问题?

此章揭示了波伏娃对女性在性别歧视社会中常遭遇的两难困境的透彻分析。正是

在这种情境中，女性被怂恿着在以下两者间“做出选择”——被拘于其性别主体性（其“女性气质”）、或在某种无性别的一般人性的名义下排除其全部主体性。总之，一个女性常被要求在自称为女性和人类之间做出选择。（通过对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的简单讨论，我指出在种族歧视社会中被歧视的种族也常遭遇结构相似的两难困境。）

波伏娃的分析的天才之处在于，她指出，这两个选择对向往社会公义和平等的女性有同等害处。第一种情况中，女性被拘禁在其特性中，以致她失去了代表人类、为所有人代言的权利。而在第二种情况中，她得为了一个不可能存在的无性别的共同性而被迫放弃其个性。于是，女性只有在假装其性别经验与她的发言毫无关联时才敢为所有人代言（或谈论真理，波伏娃原话）。（“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女作家”即这种态度的例证。）男性却不用在其男性气质和其一般人性间做选择。我从没听男作家说过：“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男作家。”因为他的性别特征与其一般人性本来就不矛盾，所以男作家根本不用这么说。这一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波伏娃为什么坚持认为，女性主义的目标必须是让女性作为女性获得普遍性，而非作为某种无性别的人。

《第二性》中这一至关重要的理论常被忽视，因而女性主义理论家们进退维谷，处在波伏娃所描述的两难困境中。她们没有拒绝导致这一困境的术语，于是其理论就止于无趣的、可预见的“相似”、“同等”、“相同”与“不同”的对立。但波伏娃并未建议我们选择“不同”、摒弃“相同”。同样地，她也没让我们选择（定义糟糕的）“相似”或“同等”、弃绝“不同”。假设我们任选一种，我们并未逃离，而是被她所分析的性别歧视陷阱套牢了。

第二章最关注的是女性写理论和哲学的抱负，即带着臻于普遍的壮志写作。问题是，如何为这一计划找到个人性的声音。通过对《第二性》序言的细读，我指出，波伏娃努力找到一种在个人化写作的同时又能哲学化写作的方式，以及一个既不放弃立志为所有人代言亦不压制他人的声音。这就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使用自己的典范所在。

2004年

— End —

致谢 | Acknowledgements

1994—1995 学年,我幸运地获得北卡罗来纳大学国家人文中心(the 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NHC)的洛克菲勒奖金,以及学者协会美国委员会(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ACLS)颁发的高级奖金。杜克大学在同年给我学术假期。1998 年秋,杜克大学又给我一学期假,如果没有这一休假,本书第二章就无法完成。

本书的哲学基础——对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卡维尔的强度学习,以及对波伏娃和萨特的重读——是在国家人文中心完成的。在那里,我在与哲学同事 Richard Moran、George Wilson,以及文学同事 Sarah Beckwith、Jonathan Freedman 的谈话中受益匪浅。但我要向马丁·斯栋(Martin Stone)致以最深的谢意,他第一个告诉我学习日常语言哲学能得到什么。我从他的哲学案例中获益良多。文章注释中将有更多致谢。

我优秀的研究助理 Fiona Barnett 帮助筹备了此书。如果没有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Sophie Goldsworthy 编辑的长期支持,本书也将不会呈现在大家面前。

托莉·莫娃

文本注释 | *A Note on the Text*

以下文本是 1999 年精装版以及 2001 年《何为女性？及其他论文》简装版的前两章。除更新一些 1999 年版中引用、注释和引文提及的“即将出版”的文本外，没有任何改动。

本书中，我使用 MLA(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格式) 引用系统，MLA 风格手册中有纲要。文章尽可能给出全部引文。冗长的引文则归入脚注。文本中，引用哪个作家哪本作品应该已经很清楚。在本书最后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找到引文的全部目录。同一个作家名下的诸多条目(波伏娃、卡维尔、弗洛伊德)以字母顺序排列。我列举了引文的英文标题，但在我认为必要处添加了原版资料。

全书中“经作者修改”表示我在已出版的译本上有所改动。这在我对《第二性》的引用中尤为常见。本书中我总是同时引用《第二性》的英译和法语原版。以下书名位于常用文本的页码之前。常用版本如下：

西蒙·德·波伏娃：

《第二性》法语原版(*Le deuxième sexe*)，第一卷、第二卷，巴黎：伽利玛(Coll. Folio)出版社，1949 年。

《岁月的力量》法语原版(*La force de l'âg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0 年。

《环境使然》英译本(*Force of Circumstance*)，Richard Howard 英译，哈芒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87 年。

《环境使然》法语原版(*Le force des choses*)，第一卷、第二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3 年。

《一个尽职女儿的回忆录》英译本(*Memoir of a Dutiful Daughter*)，James Kirkup 英译，哈芒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87 年。

《一个循规蹈矩的女孩的回忆录》法语原版(*Mémoires d'une jeune fille rangée*)，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3 年。

《皮洛士与息涅阿斯》(*Pyrrhus et Cinéas*)，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44 年。

《花样年华》英译本(*The Prime of Life*),彼得·格林(Peter Green)英译,哈芒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88年。

弗洛伊德:

标准版——《全部哲学作品的标准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James Strachey 英译,24卷,伦敦:霍加思出版社,1953—1974年。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G. E. M. Anscombe 英译,第三版,纽约:麦克米兰出版社,1968年。

其实哲学与人生并不分离。

——西蒙·德·波伏娃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文本注释	001
第一章 何为女性？女性理论中的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和身体	001
导言	003
第一节 生理学和社会规范	008
第二节 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	017
第三节 后结构主义者的生理/社会性别图景	025
第四节 “身体是一种处境”：西蒙·德·波伏娃	047
第五节 有区别吗？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法律	066
后记：理论要点	088
第二章 “我是一个女性”：个人化与哲学化	095
导言	097
第一节 当代理论	100
第二节 《第二性》	131
第三节 总结性思考	186
参考文献	190
人名索引	199
译后记	202

第一章

何为女性？女性理论中的生理性别、 社会性别和身体^①

① 我为这篇文章早期版本所获得的许多重要反馈而感谢 Kate Bartlett, Sarah Beckwith, 萨拉·丹尼尔斯(Sara Danius),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Maria Farland, Sibylle Fischer, Sally Haslanger, Julia Hell, 艾丽丝·卡普兰(Alice Kaplan), 高瑟琳(Eva Lundgren-Gothlin), Diana Knight, Walter Benn Michaels, Mats Rosengren, Vigdis Songe-Møller, 马丁·斯栋(Martin Stone), Lisa Van Alstyne 和 Jennifer Wicke。1997 年夏天在康奈尔大学的批评和理论学院参与我“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研讨班的那些很棒的参与者们也为我这篇论文增光添彩。

导 言

1960年以来,英语女性主义者已习惯区分生理类别的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或文化类别的社会性别(gender)。区分生理/社会性别俨然成了大量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框架,并逐渐为社会广泛接受。^①但在过去的十年左右里,女性主义理论家高度怀疑这种区分。心理分析、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及酷儿理论背景的女性主义者都质疑这种区分的意义。^②研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如堂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也严厉批评这种区分。^③对她们而言,1960年代对这些观念的创造性理解,其优点是强调了社会性别(gender)是一种社会建构,而缺点是使生理性别(sex)成了本质。一旦作为本质,生理性别就成了固定的、稳定的、清晰的、不动的、不证自明的、自然的、反历史主义的:总之仅仅是供社会性别之剧本书写的表层而已。研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不能接受对生理性别的这种描述。她们的目标是将“生理性别或身体”(sex or the body)理解成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现象,而非本质。^④尽管她们想彻底改变我们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理解,但她们仍将其作为研究主体性、身份和身体性别差异的起点。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方面,后结构主义者与其说是革命

① 那些非性别歧视功能的手册常建议我们用“生理性别(sex)指代男女类别”,用“社会性别(gender)指代两性相关的文化和其他种类身份和特征”。[弗兰克(Frank, Francine Wattman)和崔奇勒(Treichler, Paula A.)的《语言、性别和专业写作:非性别歧视功能的理论方法和常用指南》(*Language, Gender, and Professional Writ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and Guidelines for Nonsexist Usage*),纽约:MLA,1989年,14页]

② 莫伊拉·盖腾斯(Moira Gatens)1983年对性(sexuality)概念的有力辩护是精神分析学派批评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的最好也是最早的例证。伊芙·赛菊蔻(Eve Sedgwick)在《未知事物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中对于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的讨论代表了酷儿理论的批评。蒂娜·钱特(Tina Chanter)也指出区分生理/社会性别使法国精神分析派的女性主义理论变得不可理喻,尤其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的作品。

③ 此处及全文,我都用“后结构主义者”指代从后结构主义角度讨论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的英语批评家。(显然,不用英语写作的理论家一般不讨论这一差异。比如福柯以和波伏娃差不多的方式使用 *sexe* 一词。)我认为这些理论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朱迪斯·巴特勒和堂娜·哈拉维。她们对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分析已被很多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接受。另外我也采用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有关身体的作品,因为她的作品是巴特勒和哈拉维批评生理/社会性别差异后继有人的典型代表。

④ “生理性别或身体”(sex or the body)这一表述在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中广泛使用。这在理论上令人困惑,如果这一表述使我们相信提出以下问题有意义——“生理性别和身体是一回事吗?”“‘生理性别’的理论和‘身体’的理论是一回事吗?”本文正要指出,因为类似问题是基于对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身体的混乱描述,因此没有明确答案。

者,不如说是改良家。^①

本文中,我也同样试图建立关于有性别差异的身体(sexually different body)的理论。但与研究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后结构主义者不同,我的结论是,任何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概念的重新思考都不会产生有关身体或主体性的优质理论。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与具体地、历史地理解一个女性(或男性)在既定社会中意味着什么并不相关。关于具身的(embodied)、有性别差异的人类,没有女性主义者能建立比波伏娃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更好的理论了。因为当代英语的批评家是从1960年代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的角度理解波伏娃1949年的文章,因此他们没看到她的文章提供了对身体的非本质主义的、具体的、历史的和社会性的理解,而这正是许多当代女性主义者在寻找的。总之,波伏娃的观点“女人不是生就的,毋宁说是形成的”被当代女性主义者严重误读了。^②拉康重回弗洛伊德,是时候让女性主义理论家重回波伏娃了。

我并不是说区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毫无用处。很显然,我们有时需要区分两性间的自然和文化差异。最早将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用于其政治目的的女性主义者是在寻找一种能有力抵抗生理决定论的力量。而在许多情况下,区分生理/社会性别传递的正是这种信息。我认同女性主义者以否定生理决定论来充分维护女性自由。但女性主义者为抵抗生理决定论而提出有力辩护的时间远早于她们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性别的时间。即使在不区分生理/社会性别的语言里,要否定以下观点也并不困难——有卵巢的人天生不适合运动、智力工作或公共事业。虽然挪威语和法语中只有一个词表达性别(*kjønn*; *sexe*),但不能说挪威和法国的女性主义者无法分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③德语

① 堂娜·哈拉维期待一种理解——能够解构并重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理解(“马克思主义字典中的‘性别’”(“Gender” for a Marxist Dictionary),收录于《猿猴,电子人和女性:重塑自然》(*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1年,148页)。朱迪斯·巴特勒的两本书《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和《身体那种物质》(*Bodies That Matter*)给人感觉以巨大的努力将生理/社会性别差异嵌入后结构主义的模型。巴特勒在展示了社会性别(gender)的表演性以后,还想证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一样被建构。她在追求对身体的历史和政治的理解时,从未质疑生理/社会性别差异是否是其著作的最好框架。

② 萨拉·海内马(Sara Heinämaa)是上述规律的特例。请参看她对于用生理/社会性别解读波伏娃的趋势的精彩批评,特别是《何为女性?巴特勒与波伏娃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基础》(What Is a Woman? Butler and Beauvoir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exual Difference)(《希帕蒂娅》(*Hypatia*),12期/I,1997年)。

③ 很多挪威的女性主义作品使用类似“社会的性”(social sex)和“生理的性”(biological sex)的短语。而瑞典女性主义理论家则在1980年代引进了模仿英语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的 *kön* 和 *genus*。关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在瑞典的讨论,请参看萨拉·丹尼尔(Sara Danius)“灵魂是身体的囚牢”(Själén är kroppens fångelse),收录于Claudia Lindén和Ulrika Milles编的 *Feministisk bruksanvisning*(斯德哥尔摩:Norstedts出版社,1995年)。而在法国,无论是波伏娃还是莫尼克·维蒂格(Monique Wittig)在批评“仅生理性别就可解释社会行为”这一观点时都毫无困难。但近来克里斯汀·戴尔菲(Christine Delphy)和一些女性主义者纠结于是否要引进 *genre* 一词以对应英语中的社会性别(gender)(参看戴尔菲 *Rapports de sexe, genre et universalisme*,由Lévy和Patrick Silberstein采访,收于 *Utopie critique: Revue internationale pour l'autogestion* 第二期,1995年,9—23页)。无论人们对这一女性主义策略有何想法,这一尝试至少证明1990年代一般法语中仍然没有生理/社会性别差异。

是另一种只用一个词表达性别的语言。早在1920年，用德语写作的弗洛伊德就形成了一套主体性理论，可清晰分辨“身体方面的性特征”(physical sexual characters)，“精神方面的性特征”(mental sexual characters)和“某种(性)客体选择”(kind of [sexual] object choice)(《一例女同性恋者的心理起因》(*The Psychogenesis of a Case of Homosexuality*，标准版卷18, 170页)。

我不是说生理/社会性别的差异和所有的女性主义课题都毫无关联，而是说，着手研究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时，要问一句：在何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使用这种差异？本文中，我的主要用意是阐明，至少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区分并不奏效，而且这种情况恰好能产生关于主体性的优质理论。但在其他情况下，区分生理/社会性别对女性主义仍至关重要。本文第一节，我将讨论生理决定论，它出现于19世纪末。这时的生理决定论有两大特点：(1)我称之为“无所不在的生理性别图景”(pervasive picture of sex)的性别观念；(2)认为无论是总体的科学还是专门的生理学，都能够并且应该解决女性社会角色的问题。我认为，这两大特征的组合所制造的历史和观念情境，使得以区分自然和社会规范来作为反应显得必要且紧迫。我将重回19世纪后期的一些重要文本，因为波伏娃认为反驳它们仍很有必要，还因为我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生理/社会性别差异就是用来对抗这种生理决定论的。因而这一区分用于其他目的不如用于这个目的来得奏效。

在我对生理决定论的叙述之后，是1960、1970年代关于如何阐述生理/社会性别差异的讨论，尤其在葛尔·罗宾(Gayle Rubin)影响较大的书中。本文第三节批评分析的主题是，后结构主义者对1960年代阐释的修正。第四节中，我想说明波伏娃将身体理解为一种处境(as a situation)，这是生理/社会性别理论之外的另一种不错选择。第五节中，我呈现的是波伏娃式的方法，并将之用于一些法律案件。这部分的关键是通过一些具体案例来展示，波伏娃对何为女性的理解确实使日常生活冲突在政治和实践方面有所不同。当代女性主义理论花了如此大的力气来躲开基于生理学的本质主义幽灵，以致他们很容易忘了对社会性别的结论可能和对生理性别的结论一样是压迫性的。在当代的很多情况中，生理决定论已不再是解放性地理解何为女性的首要障碍。《第二性》表明了，任何关于社会性别或“女性化”的笼统理论都只会产生对女性的物化又陈腐的观点。后记以“理论要点”为副标题，我在其中总结了我的一些发现，并提出以下问题，本文中的理论会带来怎样的具体研究，女性主义理论将助于推行怎样的工作，以及我们将之用于何处。